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四明文徵卷八

清鄭袁 鈞陶軒輯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戴表元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

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皆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旣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

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哦書耳目
不亂取所得於書之精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
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勦
翔而不就迫於今茲又拔之爲藝學正始拜而行斯人
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
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
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
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
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

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命之農夫正等
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
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
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
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
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
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
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
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

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
博行矣異時婺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
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
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戴表元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爲
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
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
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

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爲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眾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爲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捉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爲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沈寄歲月於其閒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

趣行於途姻黨載餞於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
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
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
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
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
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媿且懼乎哉且夫
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
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隳
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安敢自謂之有道乎

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
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
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
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
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
冠文學猶有與嘗從遊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
之說叩焉

送趙生遊吳序

戴表元

邑有儒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樵孫生

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
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
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
絺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
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
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
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調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
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邱靈巖之
鬼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彌綿浩浥煙雲魚鳥池

臺苑簞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
可以不出戶限而通王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
跬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
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
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
迨三遊之又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
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
則一有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旣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
壽父其旣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

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
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
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
不足爲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囊滿欲而歸則復以報
我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日成字養晦養晦當其
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
劇飲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歡然與余和

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
未嘗不慙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鐫磨後生嘗自
恨涉世太早故未齟而學未冠而游未壯而仕未老而
休方血氣盛時東南馳騫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
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
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
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
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
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閒耳目纔周几席之內

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
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
史遷駁雜屈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
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
綻敝裘不惟厲吾志氣以盡荆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
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
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
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爲余聞
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

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有高賢交友
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
以知養晦焉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戴表元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
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
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
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緱嶺踟躕
旣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

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
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
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
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
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抗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
雕鞍輕轂幢幢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
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
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
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

曩往余甚嘉而異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日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之夫子之書徧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也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游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懼愈爲游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闔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邱壟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茆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茆我如天地存我